

哲學對話

赫克 著

蕭敏頌 譯 楊東蓀 校



新知書店出版

哲 學 對 話

著 原 克 赫
譯 頌 敏 蕭
校 尊 東 楊

新 知 書 店 出 版

哲 學 對 話

每冊實價四元

原 著 者

赫克 Julius F. Hecker

譯 者

蕭 敏 頌

出 版 者

新 知 書 店

重慶・桂林・香港

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年八月出版

譯者序

近年來新哲學書籍的出版爲數確乎不少，但是求其文筆生動活潑，不晦澀枯燥；內容廣泛豐富，不艱深偏枯；能使初學者對於新哲學底各種基本知識和重要問題，獲得一個全面的輪廓的認識，而看起來又復津津有味，不致於打瞌睡，這樣的書（無論著的也好譯的也好）實在也並不多。赫克博士的這本書，相當可以彌補這種缺憾。雖然出版的時期是早在數年以前，沒有能够把蘇聯哲學發展上的最新的成果包括進去，不免稍嫌陳舊，但這只是一點美中不足，並沒有因此減損其上述優點的價值。因此對於中國的讀者們，還是值得推薦的一本讀物。

關於赫克博士的路歷，麥克穆萊教授在他底序言中間已經有簡略的介紹。除掉本書以外，赫克博士還著有 *Russian Sociology*, *The Communist Answer to the world's Needs* 和 *Communism and Religion* 等書，他底名字對於英美的讀者是相當熟習的。本書的原文也是用的英文，目的是想供給英美的讀者一種入門的書籍，但在文化水準相對低落的中國，內容當然還不够通俗，只能作爲一種中級讀物看待。

我最初動手譯這本書，還是在北平，時間是一九三六年的冬季。因爲當時還有許多比譯書更重要的事情要作，以致時譯時輟，進行很慢，最後畢竟把它完全攔了下來，讓更緊張的工作佔據了我整個

的時間和精力。抗戰以後，在故鄉從事抗敵救亡的工作，一直也沒有工夫繼續參譯。而在北平時譯好的一部份稿件，後來也在長沙大火中付之一炬。這中間，我曾經在廣州出版的一種雜誌上，看見左恭先生預備參譯本書的預告，想到自己所想做而沒有做完的工作能够有人來完成，心裏非常高興。不過後來左先生的書畢竟還是沒有出來，於是又引起了繼續從事的願望。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我在桂林重新得到一個機會，得以一部份時間繼續從事本書的譯述。到那年冬天第二個女孩誕生的時候，終於完畢了全部的工作。雖然生活的擔子越來越重地壓在自己底肩頭，然而了却了一樁多年的心願，使我感到非常輕鬆愉快。望着桂林郊外單調沉悶的石山，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現在環境又使我來到了香港，在寫這篇序言的時候，回想當年在沙灘一間斗屋中翻譯本書時的情景，和幾年來個人生活和整個國家情況的變化，真使人不勝感慨繫之！

我不敢妄自誇大，希望這本書在學術界上有什麼了不起的貢獻。如果對於有志研究新哲學的青年朋友們，在他們底學習過程中能稍有幫助的話，我底精力也就算沒有白費，我已經就很心滿意足了。由於個人學識淺陋，錯誤之處，在所難免，這裏我衷心期待着先進和讀者們的指教。

最後，本書承楊東蓀先生惠予校閱，對譯稿多所指正，又蒙姜君辰和徐雪寒兩先生多方幫助，使本書得有出版的機會，在這裏謹向他們幾位表示最誠懇的感謝。

一九四一，五，二，於九龍旅次。

序

替本書作序乃是我所樂於有的一個機會。對於俄國布爾塞維克的活動底一切記述，無論它們是怎樣地誠實，總是被人以一種憤激的心情接待着，這種心情摧毀了清明穩健的判斷底一切可能，這樣的時代是在開始過去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恐慌已經清醒了我們底頭腦。大多數人都準備着而且熱望着想要了解在俄國所發生過的事情。這些對話提供着了解這些事情的一個無比的機會。以一種冷靜的理智和無偏見的態度，來敘述俄國的運動的英文書籍，最近出版得也頗為不少。不過那些書統統是由旁觀者寫成的。赫克博士（Dr. Hecker）本人就是莫斯科（Moscow）的一位哲學教師，而且是一個革命制度底擁護者。同時他並不是一個普通所講的宣傳家。他底心地明明白是誠實的，任何沒有偏見的讀者自己都會看出來。他想要說明，而不是想要說服。

去年夏天在伯明翰（Birmingham）的貴格會（Society of Friends）教會中之一派，在中國通稱貴格會。——譯者註——所主辦的一個夏令學校中間，我榮幸地會見了赫克博士。他當時正從事於搜集資料，應莫斯科底共產主義學院（Communist Academy）底研究院之一底請求，準備對最近歐洲的宗教運動作一個連續的講演。對於這個工作，他是特別適合的。雖然是出生於俄國，他却在美國消磨了他底大半生涯，在那兒他從事於社會的和文學的工作。革命以後，他以一個賑災會（Famine Re-

liet Mission) 底會員的資格回到了俄國，但是由於他底國籍的困難，他離開了賑災會，參加了蘇聯底正規的教育上的職務，現在他仍然還是從事於這種工作。在他在英倫的短短的逗留期中，他底誠樸和坦白，他底顯明的篤實和仁慈，使得那些凡是見過他的人，無不對他表示敬愛。常常聽見有些人表示他們底驚奇，他們詫異一個有着那種宗教的同情心和那樣一種顯著的基督教徒的性格的人，居然會擁護俄國的蘇維埃制度。這些同情，誠樸和仁慈底性質，在他這本書裏面都表現出來，而且，以我底意見看來，這使它成爲我們目前所有關於俄國革命底理論方面底著作當中最令人滿意的作品。

蘇維埃活動底理論方面的確有着頭等的重要性。除非我們首先了解它所包含的哲學，我們就完全不可能了解革命的俄國底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發展，這是用不着多說的。在計劃一個完全的社會生活這一點上，現代的俄國乃是世人所曾見過的第一個試驗。俄國所追求的不僅只是一種計劃經濟。它底經濟計劃不過只是一個更大的計劃底一部份，而且它本身便是被一種籠罩着生活底每一方面的哲學理論所規定的。共產主義底成功或失敗是依據着它底哲學，俄國底領袖們對於這一點是完全明白的。他們認爲這乃是一種根本的原則，即只有在一種明確的和始終一貫的哲學理論底基礎之上，才能建立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一個有計劃的社會。所以，布爾塞維克底哲學底解釋，就不僅具有學術的意義。赫克博士力求爲有着普通知識的人們來解釋這種哲學。在它底某些方面說來，這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因爲一種革命的哲學包含着傳統的思想方法的一種革命。但是他却把這個工作做得勝任愉快。把他底解釋鑄鐫在對話體之中，並以真正的文學的技巧來運用這種對話體，這乃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而且當我們考慮到，他是在解釋着一種本身還處在發展過程之中的哲學觀念，這種哲學本身便包含着
一種對於哲學底性質和功用底新觀念，而且他是用一種並非他底國語的語言來解釋它的時候，我們更
只能慶賀他這種非凡的成功。

約翰·麥克穆萊 (John Macmurray)

一九三三，一月十日於倫敦大學。

原著者序

自從列寧（Lenin）及其黨員們底勇敢的功業爲世所驚以來，算來到現在已經是十五年過去了。在俄國舊的秩序已經被推翻，開始導入了一種有着高尚的目的和希望，要把過去底聖賢們，預言家們和革命家們底夢想見諸實現的新社會秩序。在舉世激烈的反對之前，在可怕的犧牲底代價之下，布爾塞維克們曾經一往直前並且正在明顯地得着成就。不管世人將對他們加以怎樣的批評，我想沒有一個人能夠認真地控告他們不忠於他們底目的。安置一個堅實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基礎，使真正的共產主義能够在那上面發展起來，對於他們底這一目的，他們從來就沒有動搖過。的確，由於他們在向那幾乎不能渡過的困難繼續鬥爭當中的倔強的和狂熱的持久力，他們時常被人家攻擊着，他們被譴責爲無視人性本身底基礎。

在進入到對於這些攻擊底討論之前，明顯地可以看出來，那甚屬廉上的『俄國魂』（Russian soul）底和平的和神祕的性質，已經被證明爲一種無稽之談——一個被革命底急變變穿了肥皂泡。接着世界大戰底爆發而來的許多劇變的興起所造成的諸條件，在新的一代人身上，已經產生了許多與托爾斯泰（Tolstoy），屠格涅夫（Turgenev）和朵思陀夫斯基（Dostoevsky）所描寫的那些完全不同的特性。今天蘇聯人口底三分之二，那就是說一萬萬以上的人是屬於這一新的世代，年齡在廿

五歲以下。那些舊的社會控制底制度，教會和家庭，對於形鑄他們底意識和理想很少關係。蘇聯底青年人是被這樣一種社會環境所鍛鍊，在那裏面，黨的組織、工會、出版機關和文化機關起着一種愈益增大的重要的作用。在集體農場和合作社底旁邊，有着巨大的國營的工業的和文化的企業，在青年人底成長着的心理上，它們起着驚人的影響。

用各種各樣的文字來描寫蘇聯人民底新的生活和工作的書籍已經是汗牛充棟。闡述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底活動的著作也有不少。假如我們把從俄國革命以來所已經出版了的這一大批文學上的產品拿來檢視一番並着手替它分類的話，我們可以看出這一大批作品主要地都是爲了說明共產黨人已經做了些什麼或者他們有哪些還沒有做到，他們是怎樣實行統治的或者他們統治得怎樣不好，他們怎樣實行着他們底建設綱領而人民又是怎樣來看待它。羣衆底快樂和痛苦已經被記錄下來，而這次革命底代價更時常被以人類的悲哀和被毀壞的財產底諸條件來計算。對於其他各國底無產階級已經提出了警告，力勸他們不要效法俄國的榜樣。但對於共產黨人的目的和活動底緣由，這些書籍却談得很少，如果它們曾經談過一點的話。然而俄國的實況是不能够真正了解的，除非我們已經把握了共產主義運動底基本哲學。

二十多年以來，我曾經有很好的機運來研究俄國的社會思想和哲學。我底研究底某些成果，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俄國社會學」(Russian Sociology)裏面已經發表過。那末在我看來，俄國是在朝着革命的劇變推移，這一點乃是非常明白的。在整個的十九世紀當中，俄國的社會哲學是在鍛鍊

辯護革命的理論。所以布爾塞維克們開始無產階級革命底發動，在我看來是絲毫不足奇怪的。我了解他們乃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一種新的社會的物種，從階級底鬥爭當中產生出來的。他們通過了軍事干涉、封鎖和內戰底試驗，他們已經證明了他們有適存於世界，希望變成世界底統治的力量底權利。

本書底目的是想把共產主義哲學底發展和當前的諸問題，用一種明白而有趣味的體裁表現出來。我是根據着俄國的社會史和政治史底背景來處理它的。由來已久的對話體毋需再加什麼說明。不過，我之所以選擇這種體裁，倒不是爲了模仿老式的古典哲學。它毋寧是由於我在莫斯科的多年的居住當中，來自海外的無數英語朋友們曾經來拜訪我，並和我討論革命哲學底諸問題的這種實際經驗所觸發的。合起來看，這些參觀者與表現在本書底各對話中的各種典型並沒有什麼不同。『蘇格拉托夫』，這位共產主義的發言人，是當作一個正統的共產主義的哲學家而出現的；承蒙他們看過我底原稿的那些有資格的共產黨人向我擔保『蘇格拉托夫』恰好是他們底觀點底代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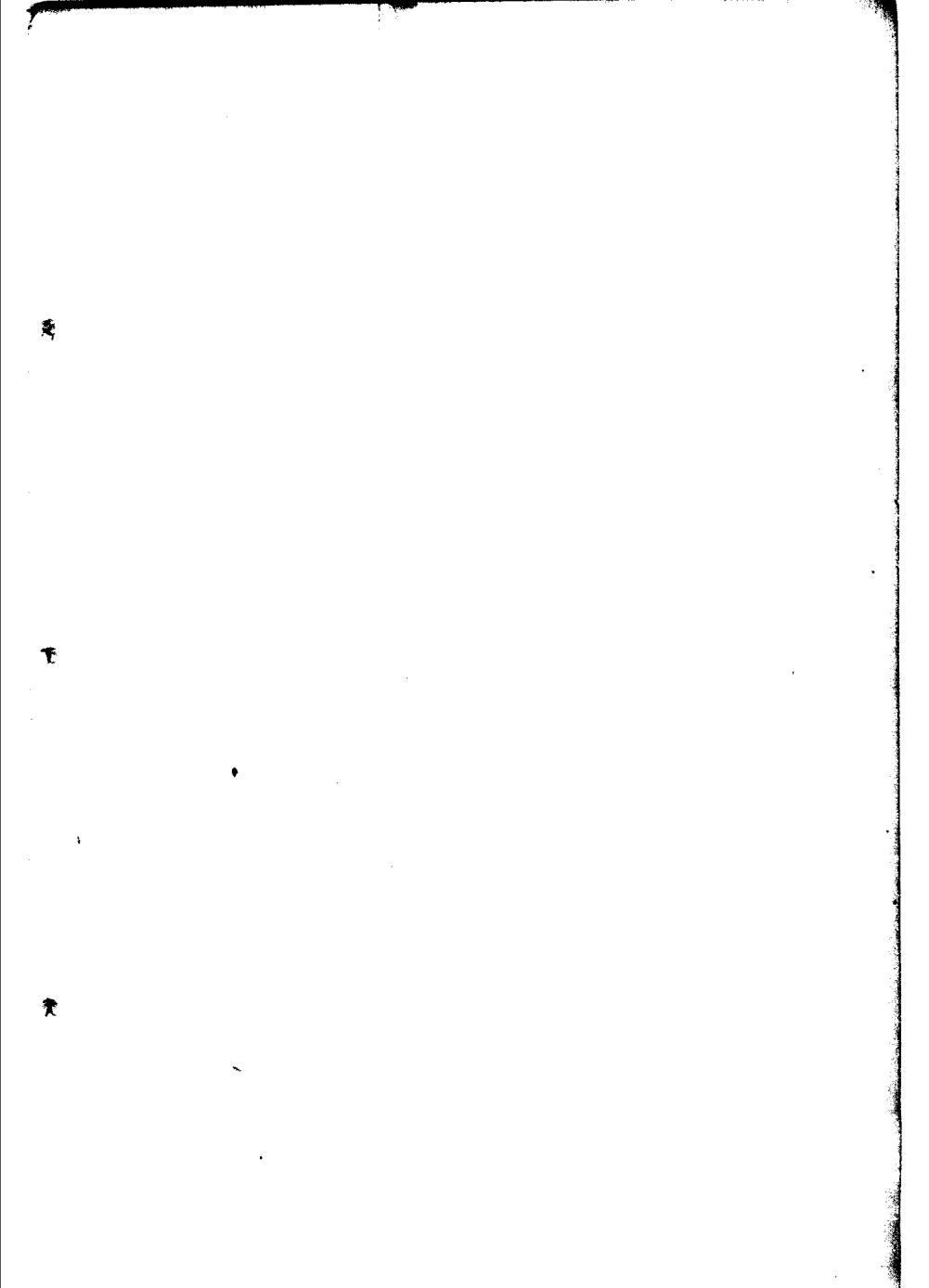
這本對話是用一種通俗的體裁來寫的，希望能夠把這一最重要的題目傳達到目前最廣大的讀者羣，甚至傳達給那些對於哲學並沒有過特別的準備的人們。對於職業的學生，希望本書也能够給予他們一些在英文方面所不能得到的寶貴的知識。爲了準備這種的研究，差不多唯一地只有利用俄文的材料。對於那些能够閱讀俄文的人，我推荐幾種很好的讀物，每月出版一次的共產主義哲學雜誌，『在馬克思主義旗下』（Under the Banner of Marxism）、雙週刊的「布爾塞維克」（Bolshevik）和「共產主義學院通訊」（Messenger of the Communist Academy）這三種出版物最好地反映着共產主義思

想底趨勢，並對於最近十年來在蘇聯所已經出版的哲學方面的一切重要書籍和出版物加以評論。對於那些不能夠讀俄文的人，我建議讀馬克斯（Marx）和恩格斯（Engels）底著作，特別是恩格斯底「反杜林論」（Anti-Duering）和「費爾巴哈論」（Feuerbach），列寧選集底第十三卷，以及斯達林底論列寧主義的論文，這些論文有許多已經譯成了英文。

我誠懇地感謝米麗·般芮特·密傑爾（Milly Bennett Mitchell）替我修正原稿。並且感謝約翰·麥克穆萊教授替我這本極不完滿的對話作序並加以修飾潤色。

赫克（J. F. Hecker）

一九三二，十月，於莫斯科。



目錄

譯者序

約翰·麥克穆萊序

原著者序

小引

一 一羣美國的知識份子與一個俄國的共產黨員開始一個關於哲學的討論	一七
二 俄國革命哲學底歷史背景及其發展	二八
三 俄國革命哲學底歷史背景及其發展（續）	四五
四 俄國革命政黨底發展和哲學	六一
五 共產主義哲學底淵源	八一
六 康德和黑格爾與馬克斯主義哲學底關係	九三
七 馬克斯與費爾巴哈及英法唯物論者底關係	一〇五

八 馬克斯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哲學中的地位.....	一一六
九 辯證法底諸法則.....	一二九
一〇 列寧在共產主義哲學中的地位.....	一四二
一一 列寧處理的哲學問題.....	一五五
一二 列寧主義底諸原則.....	一七二
一三 十月革命以來哲學發展底概要.....	一八七
一四 唯物論哲學中的機械論的傾向.....	一九九
一五 哲學陣綫上的新轉變.....	二一九
一六 共產主義下的宗教問題.....	二三七
一七 共產主義下的倫理問題.....	二六一
一八 共產主義下的藝術哲學.....	二八〇
一九 共產主義的教育和文化革命底哲學.....	二九六
二〇 世界革命底哲學.....	三二三
收場白.....	

小 引

在一九三一年夏季一個晴朗和煦的日子，我坐在外國遊歷者所常常光顧的一個莫斯科的旅館底接待室裏。我注視着那些人，他們離開他們在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或芝加哥（Chicago）的舒適的家，到莫斯科來旅行，想得到紅色首都底一瞥，並且想了解，如果可能的話，那推動人類經驗中最偉大的革命的似乎神祕的力量。

從美國和其他國家來到蘇聯的遊歷者，和那些消遙於巴黎（Paris）和維也納（Vienna）底旅館中的遊歷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們不是快樂的追求者。他們到這兒來，無非是想要得到一個革命的環境可能給予的動人觀聽的事物，不然他們便是有思想的人，想要了解那推動這一奇怪的，而且在許多人看來是，可怕的國家的觀念。

他們很少是單獨來的，往往是由那些多少有些意志相同的人們結成團體，由某個曾經有過遊歷蘇聯的經驗，並且對於這個國家的情形有着一種聰明的理解的人領隊。在今年七月的一天下午，我遇見了這樣的一個團體。那位領隊和我是很熟識的。我聽了一個俄國哲學家和這些美國人之間的一次談話，這些美國人，就他們底理解和意見底不同這一點而論，可以認作是一般美國人對於由俄國革命所顯示和集中表現出來的那些重要問題的意見底代表。我把那一次和以後許多次的談話記錄了下來。這些談話底再編寫就形成以下的對話底要素。

